



風雨談

謝其章著

岳麓書社



風雨談

謝其章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谈 / 谢其章著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014.1

ISBN 978-7-80761-856-0

I . ①风… II . ①谢…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1334 号

风雨谈
谢其章 著

责任编辑 杨云辉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邮政编码 410006)

(网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X1194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5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1-856-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说起这个书名，好几位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说，这不是周作人用过的书名么。书名好像没有专利权的限制，你用过了别人也可以用。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柳雨生主编的一本文学期刊起的名字也是《风雨谈》。其实这个名字很平泛的，老周的许多书名，像《自己的园地》，《过去的工作》，《秉烛谈》都是专属性很差的，谁用也是字面上的这点儿意思。鲁迅有的书名专属性很明确，《且介亭杂文》任谁也不好再用，而《野草》就有不少同名的书刊。

我起这个书名，也是被逼无奈，实在想不出个合适的。前些日子朋友推荐电影《血与蜜之地》，我看了之后还想知道点儿电影背后的内幕。据说本片导演安吉丽娜·朱莉差点儿被起名给逼疯了，最后终于想出“血与蜜”这么个含义深刻的好名字。朱莉有不寻常的爱好：喜欢收集刀和第一次出版的书籍，——这不就是初

本书痴爱者么。

柳雨生即柳存仁，前年他去世的时候，董桥专门写文章纪念他。可是董桥也许没有看过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那本刊物才是柳雨生对中国文化最有长远价值的工作。连唐弢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上海与《古今》有同样影响的，至少还得提一个柳雨生（存仁）编的《风雨谈》。”唐弢还后悔“过去洁癖太不好，没有度藏这些材料，只能从记忆里挖出这些，以供参考，不找书怕不行。”所谓“洁癖”即不收集不研究沦陷区文学及刊物。另一位与唐弢齐名的藏书家的藏书理念就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收集此类书刊甚富。

说到意识形态，这里可以讲一个笑话，来说明那个年代的文化人草木皆兵到了何种程度。方继孝先生在《陈翔鹤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提供了一张陈翔鹤亲笔写的公函，——《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事情是这样的，陈翔鹤主编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出版之后，——“我们因失察而至内部送书始被发现”“发现其中吴世昌的《残本脂评

〈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二三二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县》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文中提及‘柳存仁’，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我们要求将《文学研究集刊》暂停发行。”

正巧我收藏有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杂志，如果不是方先生提供陈翔鹤手迹，我们会以为“疯雨县”是手民之误，现在有陈翔鹤的亲笔在，一个笑料就成立了。

是不是现代版的“杯弓蛇影”？当年陈翔鹤们的害怕并不能全怪罪他们，但是他们亦非全无责任。

今年一月正是《风雨谈》创刊七十周年，这份出版了二十一期的文学刊物，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都是残缺不全的。前些日子上海一家不大知名的小拍卖公司，冷不丁地拿出一套全份《风雨谈》，不知道哪位识货的藏家买走的，才花了那么少的钱。

而我手边的这份是用了二十年的功夫才配齐的。

柳雨生《创刊之辞》第一句开场白：“办一个好的杂志是难的，办一个好的文学杂志尤其难。”其实《风雨谈》在那么个年头能够将当时一线作家悉数招来作文章已是很不容易的了。柳雨生将已逃亡内地的左翼作家首领茅盾的稿子，赫然登在封面上实乃莫大之勇气。

《风雨谈》的作者，除了周作人苏青等少数几位，多数已被遗忘或边缘化，他们的文章只有凭借这本杂志才可能被一百年几百年以后的人读到。周劭（周黎庵）于创刊号上发表《铭心的纪念——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童年》，并附有他和外祖母的合照。周劭是三四十年代几个重要文学刊物（包括《古今》）的执行编辑，文坛内幕知道的很多，与梅兰芳，黄裳，张爱玲，朱省斋打过交道。虽然八九十年代周劭出过几本含回忆性质的书，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应该有针对性地多多对他进行“口述实录”式采访，许多历史谜团打了死扣。柳雨生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说周劭还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柳雨生早早就远离了大陆，顾虑什么？许多问题如果

我们不去主动地提问，当事人不会主动说出来。

为了解释自己的书名，却说起了柳雨生和他的《风雨谈》，实在是因为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被曲解了许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于恩济庄老虎尾巴

目录

序

卸了《古今》编务之后的朱朴	1
朱省斋后半生之四城记	21
柳雨生移居香港的时间	44
陈荡一语惊醒陈蝶衣	51
《掌故》杂志的“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纪念专号”	58
王古鲁东瀛摄书影记	63
大闹宁国府	68
丁氏父子漫画春秋	74
吾国画报史之先行者	79
民国美术社团的优质阵地《艺风》	92
最快报道鲁迅逝世的《生活知识》	98
《鲁迅在厦门》的纸型	104
黄裳先生的钢笔字	110
《世载堂杂忆续篇》出版说明	115
千古文人佳客梦	125
历史的旁证	131
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	138
倒卷时光，珠帘幻影	144
父子两代中华书缘	151

海王村书肆之忆	159
紫泥雪影	175
后记	182

卸了《古今》编务之后的朱朴

楔子：朱省斋（一九〇二—一九七〇），本名朱朴，字朴之，号朴园，亦号省斋。朱朴一九四二年手创《古今》杂志，五十七期后卸职，举家去了北平，一九四五年八月胜利那天朱朴在北平，十年后朱朴以此为题作文发表于香港《热风》杂志。朱朴在北平待了差两个月就是三年，这几年肃奸正是天罗地网，朱朴在北平却毫发无损，老友周作人被逮，他亦未做惊弓之鸟，反而于一九四七年飞上海，于梅景书屋天天赏画喝茶，《古今》那一群作者几乎全遭了殃，多位旧知己成死鬼，岳丈梁鸿志亦于上年十一月九日被处极刑，朱朴却安之若素，几天后远飞香港，从此太太平平度了余生。朱朴后来成为中国古书画鉴评权威，他的著作均署“朱省斋”。朱朴死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九

日，那天我在农村插队，工人名额以出身差被优者顶替，极度心灰意冷中。

朱朴休停《古今》的原因

一九四四年十月，《古今》杂志在出至五十七期时停刊，主编朱朴于卷首做“小休辞”，内云“三年前的今天，我的最钟爱的长儿（荣昌）夭折于青岛，时距其母沈夫人之逝，只有九个月又五天。不佞本来是一个神经质的废物，既丁时艰，复遭家难，精神上实在不堪支持。那时我寄寓于沪西一所俄国人的公寓中，小屋两间，孑然一身，意志销沉，茫无所归。承一两位知友的好意，劝我办一本刊物来消遣消遣，在无可无不可的意境之下，《古今》创刊号终于在两年前的三月间出版了。”朱朴一直将创办《古今》和休停《古今》均归因丧子丧妻之大悲痛，开办之初乃“《古今》出版的动机不过为我个人遣愁寄痛之托”，现在停刊仍为“最近，我的意志益形销沉，追念亡儿，无时或已，不独对于其他一切感到厌倦，就连本刊也感到厌倦了”。“小休辞”落款“民国三十三年十月

十六日（荣儿永别之三周纪念日）草于沪西朴园”。还是《古今》创刊号里，朱朴在《四十自述》中就表白过妻儿双亡的切肤之痛，“自二十八年冬日起，先室多年不曾注意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迭请中日名医诊治，时愈时发，毫无希望，终于今年（卅年）一月十一日在沪寓逝。七月间，我因长儿荣昌平日太过用功次儿燮昌身体不很健康的缘故，送他们到青岛小住。不料八月十九日长儿荣昌初以饮食不慎突患痢疾，继以看护疏忽及误于庸医，竟于十月十六日歿于青岛！……一年之中，最亲爱的去了两个（前者之病，尚在意中；后者之病，实出意外。）这恐怕是无论何人所难堪的吧！”

“次儿燮昌”，朱朴一九五七年五月访北京时父子得以相聚——“五月十日，燮儿自青岛到，十年不见，喜极泪下。他说接到我的电报后特地向学校当局请假来看我的，今年夏天他可以在大学毕业，毕业后即可由政府委派工作了，闻之欣慰。可是，我见他身体似乎不很健康，并且，沉默寡言，好像带有一种抑郁的神情，因想过去十年内他缺乏家庭的照顾和温暖，

则又不禁深感内疚而十分伤心！”在北京的几天里，朱朴父子游颐和园，北海，故宫，琉璃厂。五月十八日“晨与聚仁伉俪及夔儿同往琉璃厂，在信远斋痛饮酸梅汤。（略）八时，夔儿乘车返青岛，我送他到车上，不胜依依”。（朱省斋《北京十日》）

《古今》第二期，朱朴在“代编辑后记”中又说“我自去年一年中妻儿两亡之后，精神刺激，实在太深。尤其是荣儿夭折，对我打击之大，简直不可譬喻。我对于他之痛悼，并非像普通一般庸夫愚妇之为封建思想宗族观念所囿，实以这个孩子，死得太可惜了。他虽年仅十岁，但他的性情，脾气，嗜好，思想，行为等等，简直无一不与我相似。他虽还是一个小孩，但一切一切，绝不像一个小孩。在十年的时期中，我对于他从来没有呵斥过一次或半次。在平时的脑筋中，我不以他是我的儿子看待。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知己，他是我精神上的唯一安慰者，他是我的灵魂，他是我的一切。所以他死之后，我如失灵魂，如失一切，所谓‘痛不欲生’，简直是为我写照”。《古今》自第九期

改为半月刊，这期朱朴以“满城风雨谈古今”为题作编后记，再次提到了自己的伤心事“去年十月十六日，我所最心爱的长儿荣昌夭折于青岛，时距其生母之亡，尚不到一年。我经此打击，痛不欲生，对于自己的前途，抱有万事具体，只欠一死之慨。因此寄居沪滨，终日徘徊，自己不知怎样才能遣此无聊的余生。有一天，忽然阔别多年的陶亢德兄来访，谈及目前国内出版界之冷寂，怂恿我出来放一声大炮，自维生平一无所长，只有对于出版事业略有些微之经验，且正值精神一无所托之际，遂不加考虑，立即答应。……本期半月刊出版为十月十六日，适为亡儿周年之期，回溯过去，远瞩将来，诚不胜啼笑皆非之感”。

我是相信朱朴这个一以贯之的说的，他犯不着拿自己死去的孩子来来回回做借口。有一种看法则称朱朴创办《古今》实是深谋远策——“朱朴之用《古今》为幌子，先瞄上梁家‘三十三宋斋’，然后再网络海上著名收藏家的珍品，这就是他办《古今》最终的真实目的。……朱朴通过《古今》人财两得，名利

双收。把《古今》停刊以后，集中精力，找到退路，最后去‘香港买卖书画’。”（沈鹏年《行云流水忆往》）

“朴园日记”透露北上行踪

欲知朱朴卸了《古今》编务之后的行踪，从他发表的日记和文章里，我们多少可以知道一些，但这也仅是一个大致的情形，更确详的故实也许永远知不道了。一九四五年二月出版的《艺文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刊出朱朴《朴园日记——重阳雨丝风片录》，日记仅为（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四天的，少是少了点儿，但这几天恰是朱朴挂冠归隐的当口儿，故颇有可摘录之片段。

《朴园日记》十月二十日，“接孙道始自徐州来书，及惠赠张仲仁所书楹联一幅，录存于此，以致感铭（略）。联云：略诵古今成野史，具言金石着山经。当即悬诸省斋，尺度颇为适合。

午邀袁树珊便餐，议谈甚畅。承以其所编

《命理探原》《命谱》等书见赠，并以其正在撰著中之《卜人传》草稿见示，其矻矻不休之精神，良可钦佩。

晚应周作民邀，至其武康路寓所餐叙，同座有李赞侯，吴震修，唐寿民，叶扶霄，钱书城，吴蕴斋诸氏，具银行界人。菜系福建沈氏名厨所制，甚精。周氏富收藏，客厅中悬有名人字画甚多，如陈干斋之楹联，戴醇士，八大山人等立轴，具系逸品。其中余尤赏黄尊古之巨幅山水，极尽丘壑云烟之胜，堪称神品也。”

袁树珊，名阜，以字行，晚号江上老人，生于一八八一年九月八日。祖居扬州南乡袁巷，本是医卜世家，家学渊源。据称，“三十年代，袁树珊学问已成，遂不再行医，正式投身星相界。因勤于钻研，学问广博，在镇江星相学界已属于佼佼者”。坊间传说袁给许多大人物如蒋介石、何应钦，吴佩孚等算过命。一九五二年袁病逝于台湾。

《日记》十月二十五日，“连日斜风细雨，令人愁闷。今日为旧历重九节，偕文若登国际饭店十九楼午餐，是楼系新经布置者，有一室